

# 中國佛教和日本

東京大學名譽教授  
文 學 博 士 花山信勝

此篇係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花山信勝博士特為內明創刊而作，由我國留學東京駒澤大學佛學部陳美岑居士譯成中文。

——編者

日本自聖德皇太子實行「興隆三寶」以來，經過奈良、平安、鎌倉、江戶等朝代直到現在，約有一千四百年。其間佛教雖有各種宗派的興亡，然其大多數皆由中國傳承而來的。

當聖德皇太子為推古天皇攝政時期的三十年間，他一面實施文化政治，一面從事佛書的研究、注解和著作。梁朝法雲法師及僧旻法師的講錄集「法華經義記」，「勝鬘經義疏」等，尤為皇太子所讚仰，稱為「本義」，又叫「本疏」，視彼等為佛法的根本。太子本身也著作了「法華義疏」四卷，「勝鬘經義疏」一卷，並且參考僧肇法師的「注維摩經」，而寫成「維摩經義疏」三卷，此三種「義疏」共八卷，乃是日本歷史上最initial的佛學著作，也是最古的書籍，其中皇太子的親筆原本「法華義疏」四卷，經過一千三百五十年，現仍完整的為皇室所珍藏著。

當時日本對於紙的製法以及筆墨硯等，一切均向中國學習，並將實物陸續輸入。同時因日本尚未發明文字，所以文字上也完全採用了中國的漢文字。隋煬帝時代，日本派遣小野妹子出使中國，即專為求取筆墨紙以及各種注解參考書籍，這大概就是日本開始遣使者往來中國的主要原因。小野妹子為完成所負的使命，曾數度出使中國，並且每次總率領很多青年僧侶及醫師同行。他們在中國留學久者三十年，最短者也有十年。日本的文化因蒙此恩惠而漸漸的發展起來。

到了奈良朝，在中國玄奘三藏法師由印度傳入新的佛教學，由於這時盛行經典的翻譯，慈恩大師的法相宗（以世親菩薩為主，依唯識論及瑜伽論為中心。）隨即興起，同時對俱舍論也從事研究。另外以龍樹菩薩及提婆菩薩的中觀論、十二門論、百論等為主的中觀派的佛學研究，即鳩摩羅什三藏法師所傳入，而由嘉

祥大師集大成的三論宗等，也同時對成實論着手研究。這些專注佛學研究的論宗，在奈良時代的日本也相當盛行。當時鑑真大和尚為了東傳佛法，曾不惜身命，率領三十八名弟子經由東海，費了十二年的苦心，最後才登陸日本孤島。此歷史偉舉乃是戒律宗傳入日本的發端。自聖武太上天皇，光明太上天皇及孝謙天皇等，所有皇室高官都曾恭迎鑑真大和尚親授戒律。奈良（地名）的唐招提寺，就是為紀念鑑真大和尚而建立的。該寺的開山堂裏，現今仍供祀以乾漆塑造的國寶鑑真大和尚的遺像。

另外以供祀日本最大的毘盧舍那佛而建造的奈良東大寺，曾擁有全日本佛教總本山資格的威勢，是八宗兼學的道場，後為華嚴宗的總本山，現在每天仍有很多海內外遊客前來參拜。賢首大師會根據華嚴經寫成一部「探玄記」而被尊奉為華嚴宗的開山祖。

到了平安朝，天台宗及真言兩個新宗派被承認以後，以台密、東密自居的祈禱式密佛教也大大的流行起來；這是對於所有一切，凡是天災地變的事都完全信賴加持祈禱的一門。開創日本台宗的比叡山傳教大師最澄和尚，曾經登陸中國天台山，並追隨以提倡摩訶止觀為主的道邃及行滿兩和尚而學天台宗，同時由順曉阿闍梨承授密旨而後歸國。如此傳教大師由道濬和尚承傳了菩薩摩訶止觀的禪，又天台大師智者的法華圓宗及菩薩戒，加上胎、金兩部曼荼羅密宗等，四宗合一而開創了日本天台宗。同時有了止觀業和遮那業的分度者（註）的賜與，以比叡山為中心，法華經、彌陀念佛、及真言密教、大乘菩薩戒等，傾時在日本全國各地大為弘通。又因資於慈覺大師圓仁及智證大師圓珍兩大師，再由大唐傳入天台密教，因此日本天台宗的密教（台密）也就更加

充實和盛行。

另一方面隨同最澄入唐的空海（後稱弘法大師），曾遠陟長安、洛陽，投惠果阿闍梨座下，承受了金剛界及胎藏界兩部密教的傳法——阿闍梨位的灌頂，同時又由中國帶回爲數甚多的曼荼羅及真言道具，以及不空三藏譯成的密教一百十八部一百五十卷，其他另有新近譯成的經疏梵語關係的書籍等。因此在高野山、平安京的東寺及高雄山寺等地、東寺流的真言密教佛教（東密）也同樣弘通起來。

到了鎌倉時代，法然上人及親鸞上人的淨土教，由比叡山的天台宗獨立而出，其勢力此時在一般庶民之間急速的伸展；他們專信仰阿彌陀如來的本願救濟，並次念佛爲宗旨，到現在此門信徒仍擁有日本佛教過半數以上極大的力量。他們的信仰是繼承中國曇鸞大師及道綽禪師、善導和尚所流傳的淨土念佛門的系統。

就在同一時代，另外日本的榮西禪師及道元禪師等也入唐求學，他們專門學習達磨大師以來傳統的臨濟禪及曹洞禪。由唐歸國後，分據京都、鎌倉兩中心地，並於武士階級間弘揚流行；如曹洞宗現在仍以越前的永平寺及鶴見的總持寺爲二大本山，爲極多的信徒所護持。

到了江戶時代隱元禪師傳入黃檗宗以來，至今此宗仍完全繼續以中國式的黃檗禪而修行。

以上概觀日本現在幾種佛教的宗派，其所信奉修行的仍守著古來的傳統，彼等的源流事實上幾乎全部是承傳了中國的佛教，如朝晚讀誦所依用的經典，也完全是漢文字的經典，其中有以漢音、吳音、唐音等。

日本受中國佛教的影響頗大，而其恩惠之深，如何對之表達謝意，實非筆墨所能盡言。

### 譯註

年分度者：爲每年度官方對諸宗諸大寺制定受度者名額，經由考試而成沙彌，再經受戒後還要有一定期間做研學修業者，其間一切費用均由官費支給。

（上接第30頁）

一九六九年秋季、假荃灣弘法精舍舉行開學典禮，是年的九月，租借了九龍福華街三十九號宇，開設四間教室，正式開課了，在初期竟能招到二百三十人，實在令人覺得不是容易之事，這可見得白校長之努力與誠摯爲校付出不少精神，才有如此可喜之現象，記得去年回港度假時，曾拜訪洗塵法師於佛教書院之自置校舍（九龍醫局街）當時正在改建修裝，各方非常忙碌，仍承白校長作頗詳細之介紹有關前兩年該校預料生考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績優異，如英文科三十五人投考，三十二人合格，其中且有A等、二人，國文科的投考有三十五人，有二十八人合格，A等的一人，在初辦時，已有這種高度成績之表現，實是該校奠定成功之預兆。以去年所知該學院已設有文史、佛學、社教、藝術、英文、及工商等各課系；不久前曾接洗塵法師之信，知道、佛教書院現在計劃自建校舍，前途之發展，無可限量。

前面曾經說過，香港佛教書院應使吾人寄以極大之期望，因有了接受高等教育之一羣青年，有了與佛有緣之許多教授，若能把握機緣，盡量發揮，如香港電台繼續廣播，在院內組織佛教文化工作，以之聯絡國際學術機構，因目前佛教學術研究、在歐美方面，已漸踏上成熟階段，又由於要物質文明之狂飛高越，愈是重於物質，而忽於性靈之社會，愈覺精神上之西飄忽而無所趨向，所以東方思想與宗教，儒學之反求諸已，佛法之明心見性，更爲西方人欲再進一步之追求。第二次大戰後，日本盡力提倡禪宗於歐美。（公案與話頭禪之一類）經過十九年之努力，可說是發展得相當興盛，如美東紐約之第一禪學會、檀香山之曹洞宗等，都是日人之首創，然而此種禪宗思想，似乎未能代表整個佛學與佛法之思想及其精神，經過這般長久的時間體驗，西方人（尤以中歐一帶之學者）似漸趨向研究佛教天台思想與華嚴說，如近中美國、西雅圖大學，也有學者研究法華經（即天台思想之法脈），這一趨勢，正是中國佛教思想發展之時期，如果我國當代僧伽及居士們、能注意之，則我國之佛教前途，正是光明在望時節了。